

形容詞大賣出

大家在報章上寫稿，多多少少都可以說是賣文，雖然有些入賣文志在揚名遺興，另外有些人則靠賣文養活家庭，不過無論如何，彼此都屬同道中人，互相尊重、包涵，總比你彈我錯，我罵你差好一點。但中國歷代文人，不是過份厚道，便是勇於相輕，過猶不及，兩種極端都不可取。至於如何才算中庸得當，也不容易把握。

最近看到一篇由台灣天后才女作家瓊瑤寫作之長篇小說，題名「彩霞滿天」，在星島晚報刊出，雖然只刊登了十三天，但已忍不住要揭露其幼稚膚淺之文筆。以前也會在報章上看過一兩篇瓊瑤小說，照筆者個人眼高手高之苛求水平看來，瓊瑤本人只可用「發白日夢之無腦空想家」。這個銜頭奉贈之。

瓊瑤寫小說之唯一招數只是胡亂運用大批形容詞去填塞人物，墊高情節。對於高小學生或初中女生，心智發展到唯情階段者或者會覺得有趣，但對講求故事結構，角色性格，對白言之有物之讀者，這種小說簡直連棉花糖都不如，只可稱為塑膠假糖。下列例子便是瓊瑤典型樣辦句——

「他數着自己的脚印，帶着份寥落的，蕭索的，酸楚的感覺。……如今，那好孩呢？過去的都過去了，彈琴的女孩，檢小麻雀的女孩，白屋裏的女孩，到巖洞裏找他的女孩，陪着他看落日的女孩，跟着他走往世界

的女孩，是已經消失了，再也找不回來了。……這就是當年的自己，有一顆堅硬的，殘忍的心！有一付倔強的，魯莽的個性！有一份易感，可憐復可嘆的自尊……當他們在防風林裏比賽爬樹的時候，忽然，從白屋裏傳出一陣美妙的鋼琴聲，琴聲悠悠揚揚如水珠奔湍，如海浪敲擊岩石，一忽兒細碎如小鳥啾啾，一忽兒又激烈如萬馬奔騰。……他帶回家的，是那隻受傷小麻雀，於是，他和她之間，有了一份共有的秘密，秘密的喜悅，秘密的希望，秘密的祝福，秘密的關懷……小麻雀振動着翅膀，然後，它終於恢復了信心，大自然在呼喚它，白雲在呼喚它，廣闊的藍天在呼喚它。瓊瑤這種摩登鴛鴦蝴蝶派小說家只靠出賣形容詞而名成利就，決不理會劇情，人物，處境，是否需用如此打疊堆砌層層形容詞。可能這種小說家已犯上一種迷信形容詞萬能之病態。讀者只須將瓊瑤小說中之形容詞刪去，就可以發現內容空無一人一物一事一地是實實際際真

真確確的。以這種肉麻手法寫小說混飯食，只有「無腦白日夢空想家」有胆去做。



達現實。

近年來興起的符號學，所針對的便是各類符號系統的規律，以及其對人類溝通的促進/限制作用。而神話學 (MYTHOLOGY)，更集中在揭露製造混亂的符號系統的本質。

返回文字本身。文字雖然有直線和單向的限制，但亦有自由組合的優點。這是就字詞與句的組織性而言。你可以把任何兩個字放在一起，把任何一個詞和另一個詞相排並列，得出來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果效（不是效果！）。這是文字的創造力量。

問題便出在這裏。歸根究底，任何一種符號都不過是傳達訊息的媒介，表達概念、情意的工具。傳統的文字結構不足以表達現代意識，我們要創新語彙，建立新詞類，這是絕對應該鼓勵的。但另一方面，文字這種

創造的力量更可以被濫用、亂用、和利用，無中生有，製造多餘。人人說「奮鬥」，你却要說「鬥奮」，可有什麼特殊的訊息？

我們絕對支持「為情而造文」，新時代的意識和感性必須以新的符號系統和形式來表達。但我們却徹底地反對「為文而造情」！反對利用文字的自由組合性質來胡亂堆砌，製造神話！像瓊瑤這類「作家」，對創新表達形式和符號方面，非但毫無貢獻（這種形式的堆疊已絕不新鮮），而且簡直是個極大的阻礙。

程逸君以日常語言來表示了他對這類「作家」的憤慨，來揭破了那堆貌似高深莫測而實際上空無一物（根本沒有什麼有意義的訊息）的符號的本質，實在使人感到痛快淋漓。我們在這裏所希望做到的，不過是從理論上來作些補充而已。

程思己

摘自信報十月十三日

在信報這樣的報紙上，也能讀到如此一針見血的評論文章，實在有點意外。

語言文字是人類文化的主要結晶，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的最重要媒介。比起其他的符號如圖畫、音樂、或實物，語言文字可算簡潔準確得多，所能傳達的訊息亦可以更廣泛和深入。不過，媒介本身亦有其物質性 (MATERIALITY)，有其獨特的規律，例如文字只能作直線 (LINEAR) 和單向 (ONE-DIMENSIONAL) 的描述，比起圖畫或實物，實在缺乏傳達整體性和多元性的力量。用文字來描寫事物，只能一個字一個字、一句一句地順序排列出來（詩不過是為了逃避這種直線和單向性質的限制），而不能如圖畫或電影那般，即時地全面地表